

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

开讲“云山艺谈”首场名家学术讲堂

日前,“云山艺谈”全国名家学术讲堂正式启动,首场讲座特邀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、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担任主讲,以“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自我定位与价值判断”为主题,剖析美术工作者的价值与担当。

在讲座中,林蓝便以美术界前辈以画笔叩问时代的实践为例。徐悲鸿以写实主义唤醒民族精神,林风眠以中西调和探路美育启蒙,而岭南画派更是喊出“折衷中西、融汇古今”的号召,把个人笔墨紧紧绑在时代发展、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中。

“在此之前,先要找准个体在艺术生态中的价值,这是首要课题。”林蓝认为,必须深耕个人笔墨语言,不盲从潮流。

同时,艺术家不能只有“小我”,要把个人创作置于家国情怀中,用大格局回应时代。

林蓝回忆自己创作《诗经——长歌清唱》时的经历。“为了这幅作品,我曾去中山大学请教先秦文学学者,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拜访孙机先生,也买来了扬之水先生的《诗经别裁》学习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,我拍摄了大量照片留存,反



复研究……待到画作完成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不光是完成了一项任务,更像是被时代推着,往前走了一大步。”

她举例说,岭南画派高剑父,前期革新国画,国难当头时创作战争题材画作,以笔墨救国。杨之光的作品《一辈子第一回》,画的是一个普通农妇手拿选民证,如此小的视角,但折射出来的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巨变。

“所以小我和大我并不对立。独特的个性笔墨如果承载了时代精神,格局就会更辽阔,创作也更有力量。”林蓝说。

近年来,中国美协持续推动“美术

里的新时代——中国美术家协会‘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’大采风活动”,并逐渐成为常态机制。广东省美协也在持续落实这一理念,联合广州美术学院、广东画院等机构,持续推进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采风实践活动。

“美术工作者应当葆有书写时代史诗的自觉与雄心。”在林蓝看来,满足于案头小品的自适,是创作的自由,但主动去触碰时代的宏大命题,敢于为山河立传、为历史留证,则是艺术家的担当。

(梁志钦 罗彤)

颜景亮作品展将于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举办

“丝路凝光——颜景亮作品展”将于8月19日在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举办,本次展览的策展人、广州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赖志强介绍,本次展览定名“丝路凝光”,是对艺术家阶段性创作及其艺术脉络的系统梳理与概括。从西北内陆的文化地理表征,到南海之滨的海洋景观形塑,其创作轨迹常常贯穿着“丝绸之路”这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宏大主轴。而“凝光”二字,则是对材料本体与创作观念的崇高致敬。由矿物质晶体研磨而成的颜料,在光线的穿透与折射下,天然便具备独特的质感与光泽;颜景亮在创作中进一步强化了色彩的形态语言,使画面最终呈现出如日月般温润而璀璨的光华。

据介绍,作为广州美术学院壁画专业首届本科生,颜景亮自艺术生涯伊始,便对以敦煌石窟为首的西北传统壁画、美术图像及其背后的文化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,将西北文化景观作为核心

创作母题并延续至今。在千禧年后的十余年间,在其老师指引下,他深入钻研岩彩画艺术。与许多致力于单纯复原古代壁画的画家不同,颜景亮更关注壁画历经时间洗礼后所呈现的“现时”生命状态。这种对斑驳肌理的敏锐捕捉,与岩彩材质本身的颗粒感高度契合,使其作品在色彩驾驭上既单纯自由,又呈现出鲜妍而醇厚的独特形态。

颜景亮表示,“我深受古代壁画‘现状之美’的启发:那种经时光、风沙与意外行为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斑驳、剥落与色变效果,超脱了原作的完整,抵达了一种具有‘破与不破’之间、‘偶然性’与‘秩序感’相互碰撞的审美境界,并凝聚着时间厚度与生命感。”

近十年来,颜景亮的艺术实践又拓展到综合材料绘画语言的探索,致力于表达材料与心念碰撞所产生的精神追求,“对永恒的追问、对沧桑的感怀、对文明交流的礼赞——如定海神针,凝聚



■颜景亮《盛世华灯》,180cm×180cm,2019年。

并升华所有纷繁的物质呈现。”

颜景亮,广东南海人。现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壁画专业副教授、壁画工作室主任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广州美术学院岩彩画实验室主任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(梁志钦)

专栏

艺论智慧

道技之辨与逍遥游 庄子视角下的艺术与科技融合

■知名美术评论家 陈国辉

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惊人的效率批量产出图像、文本与影像,当算法开始介入创作这一被视为人类精神圣地的领域,我们不禁要追问:艺术是否正在被技术异化?人类独有的灵性与创造力又将置于何处?回望两千三百年前庄子的哲思,或许能为今日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展,提供一番别具洞见的观照。

庄子对“技”的态度是辩证而深刻的。在《养生主》中,他借庖丁之口道出“臣之所好者,道也,进乎技矣”。庖丁解牛之所以能“游刃有余”,并非仅凭刀法之利,而是因其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,完全顺应牛之“天理”与自然结构。这便是庄子思想的核心:技,唯有进乎道,方能

臻于化境。若无内在之“道”的统摄,技便只是目的性有为的造作,甚至可能沦为伤害自然与灵性的工具。

以此反观当下,人工智能无疑是人类发展出的强大之“技”。它在艺术创作中的介入,正引发一场深刻的变革。近期在杭州举办的“庄子的世界”AIGC动画短片工作坊,便是一次试图用庄子思想为算法“校准”方向的实践。知名学者易中天与青年创作者们依托AIGC技术,孵化出一批演绎庄子哲思的动画短片。这不仅是一次文化“转译”,更触及了艺术创作的本质:重复与还原经典并无新意,能灵活运用技术工具,结合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去演绎经典的思想内涵,才是破题关键。

这场实践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庄子“道进乎技”思想的当代价值。若将AI

仅视为替代人力、降低成本的生产工具,艺术创作极易陷入流水线式的同质化泥潭,产出空有视觉效果却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。那些AIGC生成的图像,有时能描绘“鱼变鸟”的字面场景,却难以传达“鲲鹏之变”背后那份逍遥游的哲学意境。这种缺失,恰恰在于它尚未触及庄子所强调的“道”——即创作者内在的精神境界与对世界本质的洞察。

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另一重境界是“忘”。在《达生》篇中,佝偻丈人承蜩,“虽天地之大,万物之多,而唯蜩翼之知”。这种用志不分、凝神于一的虚静状态,是技艺达到神妙的必要条件。在AI时代,创作者的身份正从“制作者”向“选择者”与“组织者”转变。我们或许无需再亲历技法的苦修,但筛选、驾驭并赋予算法方向的能力,反而变得更

加重要。这种能力,并非源于对技术参数 的掌握,而是源于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独立的思辨精神与敏锐的共情能力——这些正是“道”的体现,也是AI难以替代的人类价值。

因此,从庄子的视角看,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与科技融合,不应是技术对艺术的单向“赋能”,更应是艺术精神对技术逻辑的主动“校准”。技术之“技”应当被导向对自然、生命与精神之“道”的体悟。当AI让“逍遥”“超然物外”等抽象概念有了具象的视听呈现,它便从冰冷的工具转化为激发想象的媒介。艺术的未来,或许就在于以人文之“道”,驾驭科技之“技”,在虚静凝神中实现人、技术与自然的“天人合一”,这正是庄子所启示的“诗意地栖居”的可能路径。